

第16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,2018年人均阅读纸书不足5本

数字化阅读渐成主流,成年人日均“触屏”近85分钟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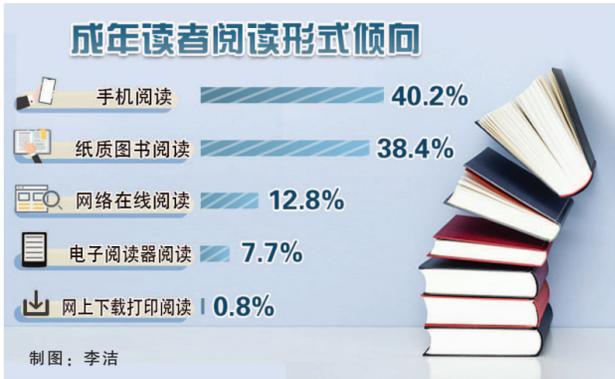
昨天,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16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,报告显示,从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,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,为84.87分钟,互联网接触时长为65.12分钟,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为10.70分钟,均有所增长。

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看来,数字化阅读的发展,提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,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,但也带来了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的新趋势。

阅读的渠道、形式越来越多,也愈发便捷,但人们对自己的阅读满意度却不高。数据显示,只有2.1%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,6.3%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,近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或很少,仅26.3%受访者对个人阅读情况表示满意。

网上“冲浪”娱乐化碎片化明显,深读占比偏低

报告指出,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,纸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少。数字化阅读方式(手机阅读、电子阅读器、Pad等终端阅读等)接触率为



76.2%,较2017年的73.0%上升了3.2个百分点。图书阅读率为59.0%,与2017年基本持平。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,倾向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下降,而倾向手机阅读的读者比例上升明显。

从成年国民对各类出版物阅读量的考察看,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.67本,与2017年的4.66本基本持平。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.32本,较2017年的3.12本增加了0.20本。我国成年国民中,11.5%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,还有7.1%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。

研究发现,38.4%成年国民更倾向于“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”,比2017年的45.1%下降了6.7个百分点;有40.2%的国民倾向于“手机阅读”,比2017年的35.1%上升了5.1个百分点;有12.8%的国民更倾向于“网络在线阅读”;有7.7%的国民倾向于“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”;0.8%的国民“习惯从网上下载并打印下来阅读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网上“冲浪”行为中,以阅读新闻、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,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,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。换句话说,信息获取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网民的重视,具体来说,有超61%、28%的网民分别将“阅读新闻”“查询各类信息”作为

主要网上活动之一。互联网的娱乐功能仍然占据重要位置,逾62%、50%网民分别将“网上聊天/交友”“看视频”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。

有声阅读较快增长,“听书”成为新的增长点

如今,随着各类有声阅读App的较快增长,“听书”成为阅读新的增长点,移动有声App平台为听书的主流选择。报告显示,2018年我国有近三成的国民有听书习惯。其中,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6.0%,较2017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3.2个百分点。0-17周岁未成年人的听书率为26.2%,较2017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3.5个百分点。

在听书介质的选择上,选择“移动有声App平台”听书的比例较高,为11.7%;有6.4%的人选择通过“广播”听书。

值得关注的是,0-17周岁未成年阅读率有所下降。2018年0-8周岁儿童图书阅读率为68.0%,低于2017年的75.8%;9-13周岁少年儿童图书阅读率为96.3%,较2017年的93.2%提高了3.1个百分点;14-17周岁青少年图书阅读率为86.4%,低于2017年的90.4%。2018年我国0-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0.4%,低于2017年的84.8%。



音乐剧《九九艳阳天》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。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长三角合力将《柳堡的故事》搬上音乐剧舞台 《九九艳阳天》让红色经典面向现在

■本报记者 吴钰



由红色经典《柳堡的故事》改编的民族音乐剧《九九艳阳天》昨晚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的正式首演。

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,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……”60年传唱不衰的悠扬旋律,带观众再次回到硝烟弥漫的战火青春,从一代又一代人对理想的赤诚向往中,得到回味无穷的感动。

红色经典的世纪回响

“这部戏不是写给过去的人看,而是面向现在和未来。”谈到儿时熟悉的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和主题歌《九九艳阳天》,编剧、总导演雷国华表示,改编经典,将其传颂一直是他的夙愿。

《柳堡的故事》是军旅作家胡石言创作于1949年的短篇小说,发表于1950年的《文艺》并被《新华月报》转载,其后蜚声文坛。经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拍成电影后引发轰动。《柳堡的故事》首次在新中国革命战争电影题材中增加了爱情表达,新四军战士李进和农村姑娘二妹子的爱情,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。84岁的二妹子扮演者、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回忆,曾收到上千封影迷来信,时至今日仍有笔墨之年的影迷,念念不忘地向心目中的二妹子“表白”。

电影达到了如此艺术高度,起初,胡石言的太太余金芬女士拒绝了所有的电影电视改编,雷国华费尽周折才联系到她本人。两人第一次见面,雷国华就潸然泪下:“这种血脉里的感动、传承的精神不能强求,也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。”余金芬则对她给予了百分之百的信任,没有干预任何创作过程。

十年打磨,该剧经过对剧情的不断调整、剧本修改过几十稿,才最终在上海

长三角地区协同打磨精品

在确定将其改编为音乐剧的形式之前,雷国华曾考虑过淮剧、歌剧等诸多艺术形式。“但音乐剧在北京、上海的观众都越来越多,它集合了表演、舞蹈、歌唱等综合艺术形式,可看性最强,可以风靡全世界。”主创团队希望将经典的血液,混合交响、流行音乐、民乐,以最美丽的形式呈现。

创作过程中,为了挑选合适的搭档,雷国华几乎找遍了长三角文艺圈:邀请上海戏剧学院青年编剧加入创作,以求在歌词和剧本上贴合年轻人喜爱的散文式直白;邀请镇江籍音乐家印青担任音乐总监,增加江苏及山东一带的民歌民谣元素,在战争的血色追忆中,平添一份浪漫和温馨;邀请年轻的音乐家田汨,在音乐剧的框架中有机融合现代音乐和民间歌谣……镇江市艺术剧院对《柳堡的故事》的深情与感恩,也让她毅然将故事托付。两个多月的排练,有时持续到深夜,演员就直接睡在了排练场地。激情澎湃的革命历史情怀和现代审美的艺术追求,让他们在同心协力中,感受到了心灵上的契合。全剧100多名演职人员从音乐、布景、服装、灯光等各方面给予观众全新的视听感受。

92岁高龄的余金芬向主创们鞠了一躬,“文艺的力量到处都可以闪光,为了继承和发扬经典、传承经典,向各位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们的努力致敬”。陶玉玲则幽默地说:“在电影中,二妹子只有120个字的台词,除了叫过二声副班长,要求参军就没有台词了。今天舞台上的‘二妹子’,把我这个‘二妹子’几十年想说的话都唱出来了。”

盘点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三大弊病:流行语随意拼贴、华丽辞藻空洞堆砌、常识典故误用滥用

拿什么拯救华语流行曲歌词?

■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

正在热播的央视综艺《经典咏流传》通过流行音乐赋予古诗词全新面貌,让不少观众感慨,或隽永或激昂的句词在当代旋律中,仍能给人以感动与鼓舞。而与之相对照的,是华语流行乐坛优质歌词创作的越发“贫瘠”甚至“枯竭”。

《学猫叫》《带你去旅行》《离人愁》等“网络神曲”走红,其大多旋律简单,容易上口,节奏鲜明动感十足,可品味其中歌词,问题多多——不是通篇语义不通的华美辞藻堆砌,就是用高密度的流行语来引发听众的好奇与认同。

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认为,流行音乐因为具有商品属性,固然需要通俗易懂,甚至为了追求吸引眼球而刻意求新求变。而另一方面,流行音乐作为一种“非体制表达”的艺术形式,其歌词创作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引领同样不容忽视。目前的文化产业体系对商品属性普遍很看重,而对其表达功能就较忽视。这也是近些年来流行音乐“爆款”缺乏生命力的重要原因。

弊病一:流行语随意拼贴,没有语感深意的白话充斥其中

古人云: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对于流行歌曲来说,使用流行语,热衷爱情主题无可厚非,不过翻看当下的流行歌词发现,流行语的出现频率过高、大量无意义的白话口语让歌词内容变得毫无营养。“你说你喜欢森女系,而我多了一个G,就像Love,去掉一半变Loli。”这是某位凭借网络直播走红女歌手的成名曲。如果说“love”变“loli”从字面意思还能勉强理解,那么“森女”与“G”的区别,是指“森”字汉语拼音后鼻音多一个“g”变成“僧”,用以与歌名中的“佛系”相呼应,实在有些牵强附会,莫名其妙。哪怕是华语乐坛某知名实力唱作人,其新作中反复出现“不爱我就拉倒”“爱的抱抱”“哥练的胸肌”……此类流行语令人大跌眼镜,不仅与抒情摇滚曲风完全搭不到一起,其内涵意境更远远逊于从前的口碑之作。

其实,同为白话口语,李宗盛一首为父亲而作的《新写的旧歌》:“等到好像终于活明白了,已来不及。他不等你,已来不及。他过你,已来不及。”几个字的变化就把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又推进了一层。

弊病二:追求华美辞藻,反变成故弄玄虚的无病呻吟

网络流传一句调侃歌词的话:



与其堆砌辞藻拟古,不如为传唱千百年的古诗词谱曲,唤醒其在当代时代的生命力。综艺《经典咏流传》中对于《如梦令》《蜀道难》《子衿》等古诗词重新谱曲,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。



“不要相信作词人,他们为了押韵什么都做得出来。”听上去是一句笑谈,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流行歌曲歌词创作的随意性。一些追求华美辞藻的歌词中,看似意境唯美、精雕细琢,实则辞藻随意堆砌,更不必说格律平仄,通篇下来只有情绪的宣泄、空洞的描述,谈不上意境,更难有内涵。

有的歌词里强行使用现代汉语里的生僻字词故弄玄虚,比如“髣髴兮梦不真,飘渺兮情难全”;有的歌词只是将唯美词句堆叠,丝毫不顾行文逻辑,悠悠岁月漫长,怎能浪费时光;还有的歌词洋洋洒洒,江山刀剑美人的意象变着法地出现,可来回表达表达的不过是一个意思。

弊病三:文学历史典故乱用,缺乏常识逻辑闹笑话

如果说前两条弊病还停留在言辞空洞浅薄的层面,那么一些有违逻辑常识和文学历史典故误用的例子,更暴露出词作者的无知。

不少人一定听过这样一句歌词:“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,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,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”,这条浪漫的路



线曾被某综艺嘉宾吐槽“都不顺路”,虽只是调侃,而歌词第一段“头发长短见识短的神奇”的确是褒贬不分,语焉不详。

一些追求古意、“旁征博引”诗词的歌曲更成为“重灾区”。在某平台引发无数网友模仿翻唱的古风歌曲,运用戏曲元素的片段确实让人为之一振。可细看歌词,一上来“春去白了华发落寞了思量”就逗乐了不少网友,“华发”已是白发之意,如何又“白了华发”?还有“霸王收起剑,别姬也已走远”更是被网友吐槽“玩过网游的都知道叫虞姬”。至于“肝肠寸断”“我座下马正酣”这样的“搭配”已经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。

流行音乐固然是一个时期“流行”的快餐文化,凭借网络流行语、辞藻堆砌或许能获得一时的流量和关注。听众也不会对每一首歌都用经典的标准去考量。可正如乐迷所感慨的,流行音乐刚开始打动人的是旋律,最后留在记忆里的却是歌词。想要朗朗上口,一如“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,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”这样的都市宣言;就算追求唯美空灵,也只消感叹“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,如影随形”来点到即止;倘若拟古仿古,也能有“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”的意境悠远。

快评

当生活成为音乐

——评吕绍嘉演绎潘德列茨基《第六交响曲“中国诗歌”》

孙懿凡

4月13日晚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演了一场选曲相对“陌生”的音乐会,由吕绍嘉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潘德列茨基《第六交响曲“中国诗歌”》及理查·施特劳斯《家庭交响曲》。前者作为2017年新鲜出炉的作品,于听众而言还处于初次见面的了解阶段,后者相对于作曲家其他如《英雄的生涯》《玫瑰骑士》等作品来说,也着实新奇。

两部作品放在一起,新鲜之余似乎又多了某种暗示。两位作曲家并非因“新”结缘,而是由于相同的作曲指挥身份、相似由现代回归浪漫的风格转变路径,以及相惜的对交响曲体裁的坚持走到一起。当晚的作品选择在理由已相当充分的情况下,又展现了一个全新视角——两位作曲家如何用“音乐”写就“生活”。生活既可以是诗和远方,也可以是柴米油盐,如何用音乐的形式加以表达,或许可以在这两部作品中看到有价值的探索。

当晚的诗和远方属于潘德列茨基的《第六交响曲“中国诗歌”》。作品采用了艺术歌曲-交响曲融合的体裁形式,歌曲的歌词来自李白、杜甫、张若虚、李清照等人的诗词,但并非原作而是德国诗人汉斯·贝特格经二次翻译的结果。因此这首作品同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一样,若是期待工整、准确的诗歌传达必然会失望。它的内容早已转化为东方文化的一种符号指向,更多的是借用符号的样式,以大致轮廓摹写并承载个人对这些诗词的理解。尽管这样一来少了份细腻深入的揣摩,也冲破了作曲家出于敬畏在写作相关题材时的束缚,提供了另一种音乐-诗歌的阐释路径。

潘德列茨基选择的诗作内容主要集中在景、情、苦、悲四个方面。除描绘风景以外,几乎都以悲色调为主,或许这才是作曲家真实的世界观、人生观的体现。但当与音乐勾联时,作曲家的生命体验便可惜地沦为平面化展示:我能听见水声,听见内心的纠结难受,但听不到流水背后的思念以及深层压抑的悲怆。作曲家意象构建的能力无

可厚非,音乐语言的运用也十分自如,但诗歌意境的传达太难了,这无关乎国别距离阻碍,只是艺术与艺术间的相吸相斥,追寻之路仍应继续前行。此外,潘德列茨基为拉近与中国听众的距离,在作品中加入了一把二胡。作曲家以极为自然的方式,采用清晰的调性语言将其安排在每一乐章的开头,与随后的现代音乐语言形成鲜明的对峙。它不再只是一个符号标识,二胡的声音以饶有韵味的充当“回忆”的身份登场,起到贯穿全曲的作用。在演唱方面,托马斯·鲍尔一如既往地发挥着稳定的水平,如此调性既视地发挥着稳定的水平,加此调性模糊、演唱难度大的作品在他的演绎下,挑不出明显的瑕疵。

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对于理查·施特劳斯特所处的晚期浪漫主义时代的艺术创作来说,是理所当然会被诟病的题材。但音乐即是生活的观念必定也会得到不少人的支持。《家庭交响曲》作为先锋先做了这样的尝试:整部作品以丈夫、妻子和孩子三个主题、不同性格方面的展现以及如孩子游戏、父母间的争吵等极为生活化的场面建构。而如此琐碎、细致的对音乐内容的解释,来自作曲家本人提供的十分详尽的对整部作品内容的文字说明。它无形之中也给了指挥极大的压力,理查·施特劳斯以复杂织体语言而闻名,如今再配以一出“家庭肥皂剧”的情节控制,难度可谓是成倍增长。

但幸运的是,当晚的听众遇到了吕绍嘉——这位当之无愧的亚洲一流指挥家,擅长的便是晚期浪漫主义作品的演绎,他尤其精通理查·施特劳斯的音乐。他的预示精准得令人叹服,“余力亲为”是我能想到最为贴切的评价。每一声部的运行牢牢掌握在吕绍嘉的指挥棒下,不错过每一次织体变化,不放过每一处戏剧处理。音乐的复杂与自如共存,标题性与声音的自在性相合,偶然的棱角与必然的包容紧扣。谁说回到温柔乡的英雄不迷人?

(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)